

公孫宇著

上

江湖三六指



目 录

第一章	惊闻恶噩	(1)
第二章	世事更迭	(33)
第三章	奸人险恶	(59)
第四章	暗藏心机	(91)
第五章	蛛丝马迹	(116)
第六章	毁尸灭迹	(149)
第七章	设计引狼	(173)
第八章	鬼使神差	(208)
第九章	意料之外	(247)
第十章	初见端倪	(283)
第十一章	布置罗网	(319)
第十二章	风流陷阱	(357)
第十三章	疑云层层	(397)
第十四章	莫测高深	(438)
第十五章	捅破水流	(475)
第十六章	明枪暗箭	(520)
第十七章	若情若仇	(563)
第十八章	惨绝人寰	(604)
第十九章	趁机反击	(645)

第二十章	大惊失色	(687)
第二十一章	恩将仇报	(731)
第二十二章	又起风波	(776)
第二十三章	心术不正	(809)
第二十四章	平分秋色	(851)
第二十五章	龙争虎斗	(894)
第二十六章	死有余辜	(936)
第二十七章	自食恶果	(975)
第二十八章	险遭不测	(1021)

第一章 惊闻恶噩

天色刚亮，一座小院前驰来一匹快马，骑马人狂敲着木门。

开门的是个女子，一面用手理着乱发，一面打量门外汉子，诧声问道：“桂林！出什么事了？”

那汉子急忙点头，然后慌促道：“快请大哥，这次又不知要闹到哪一位宅院……”

那位女子还没来得及问个详细，西屋已走出一位三十多岁的精壮汉子，沉着地问道：“是不是和以前相仿？”

“是！只是更下流了，两人赤条条地捆在一起，吊在西城外的大槐树上，幸好发现的早……”

壮汉点点头，然后问道：“你怎么处理的？”

桂林急忙应声道：

“那里刚好离洛捕头家近，小的把他们解下来，借了条被子，放在炕上，等你处治！”

那位小姐禁不住责骂道：“该死！为什么不把他们分开，还让他们在一起！”

名叫桂林的汉子苦着脸道：

“大小姐！小的可不敢随便动手了，上次动手救人，解错了穴道，把海大人的小姐弄成了残废，幸亏人家怕声张没

有追究，否则……”

这时壮汉沉重一叹道：

“这是第六次了，真不知是哪路江湖人物和我过不去，玩这等把戏，现在连个影子都捉不到。绍萌，回头你再去求求师叔，请他老人家帮帮忙！”

东屋里响起一个苍老的声音道：

“别求我，我早就声明绝不管官面的事！”

壮汉低声哀求道：

“师叔，你明白侄儿的苦衷，并不是我喜欢干这份差事，完全是先父之命，谁料想贺大人西域征西归来，会被任命为京师巡抚，而且硬把总捕快派到我的头上，现在只希望能看在我死去的爹妈份上，帮小侄一把……”

屋中老人大声喝道：

“若不是念在你老子的交情，我连你们家门槛都不愿登！别说了，既然你接受了这个差使，自然也该有能力去担起责任，除非有人杀了你，我老头儿方才出面给你报仇，否则，我绝不管你的事！”

壮汉无奈，只好和桂林骑上马匹，急急地向城中奔去。

壮汉是江湖名宿易浩云的独子，易绍根。易浩云在几十年前，曾以一手穿云梅花箭，三十六路铁骨掌，以及一把九环大砍刀，威震江湖，创下赫赫盛名，因嫉恶如仇，仇家结下无数。结果为黑道中仇家诬陷，硬咬定他是抢劫军饷的大窝家，被官家行文缉拿。幸遇征西将军贺文明白来龙去脉，知道他是条血性汉子，不会做出这种事，甘冒死罪替他奏本解脱，一肩担承他清白，易浩云才得以脱身。在逃亡中又遇仇家，经过一场血斗后，杀死仇家，带两名活的送官，虽

清了冤枉，但自己因为受伤惨重，一病不起。

念及贺文将军的恩德，他才遗命独子易绍根舍身以报。可是浩云死的时候绍根才只有十六岁，正在练武的紧要关头，无法回报。等到贺文征西凯旋归来后，易绍根虽学成了，却又无从效力。

五年前贺文自动请命为京师巡抚，才下了一封聘书，请易绍根出任衙门总捕快。这是个很麻烦的差使，因为巡抚执掌京师的治安，什么事都要管，尤其是京师王府家将，显宦子弟，没有一个不好事的，聚众殴斗，争风惹气是家常便饭，后台又硬，不管有亏职守，管了容易得罪人；更难的是许多大宅府护院教师，多半为江湖知名之士，争胜斗狠，层出不穷，惹上他们更麻烦！易绍根由于父命难违，勉强地接受了下来。

幸好贺文颇得嘉庆皇帝的欢心，在朝红得发紫，易绍根家学渊源，身手不凡，得罪了江湖朋友，他自己顶得住，得罪了显宦门第，贺大人抗得起，所以五年来总算还很愉快，把京都治理得太平无事！

当然大家不是怕他，尤其是江湖武师，怎肯在一位后生小辈的手里认输，可是他们都忌惮着另一个难惹的人物，不得不忍气吞声，那就是住在易家的老头——“八法拳王”方恒。

方恒是与易浩云齐名的江湖奇人，一手八法拳打遍天下未遇敌手，脾气古怪，却偏偏与易浩云投了缘，结成莫逆之交，易浩云弃世时，方恒千里奔丧，一面督导易绍根勤练先人绝技，一面教导故友的爱女易绍萌。

平静地过了五年，上月却发生了几件令人十分棘手的怪

事，首先是玄武门上黑夜被人放了一男一女，捆了手脚，并头躺在一起，结果查出来女子竟是京师岳大人的千金，男子是本府的一名书童。

岳小姐平素就跟这个书童有点不干净，两人大概是相约私奔，被人抓了，双双捆放在城门上。人们发现后送到巡抚衙门，贺文附了一便函将人送回岳府，严斥岳大人不注意家教，岳大人惹不起巡抚，虽然后来问清了不是那回事，但却也不敢声张。

第二次事件发生在五天前，在燕子窝里放了一个妓女，陪着一个镖行伙计睡在床上，那个镖伙头天晚上包了一个叫凤娇的流莺，醒来时发现身畔换了人，而且是个贼漂亮的大姐儿，认为艳福天来，正想再享受一下，幸而扫地的老妈子发现凤娇睡在大门口，叫唤起来，才打破了他的春梦，结果查出女的是金台御史王大人的千金，被人用闷香迷住，不知怎么移到此地来了！

易绍根知道事情有些不对劲，王大人家教极严，他的女儿绝不会做出那种勾当，更不会跑到那种地方去！这一定有着江湖人在弄鬼，同时王大人居官方正，朝中同寅开罪了很多，推断可能是有人主使其事以泄私愤，只好偷偷地把王小姐送回去，而且假造了一篇话，说是江洋大盗夜入王宅偷盗，被巡抚缉住送返，同时还在死囚牢中处死一名待决的囚犯作为证据。

王家的事还没有弄明白，三天前又发生一件怪事，清早，海大人在上朝时偷偷告诉贺将军说家中丢了个女人。

而巡抚衙门的捕快桂林在巡夜时，在关帝庙后的场上发现了一对男女相拥，男子是关帝庙的道人，女子却是遍体罗

衣，不知姓名，桂林喝问半天，二人仍相拥不放，等他扯开时，才发现两人都被点了穴道。

桂林救人心切，连忙解穴，可是那点穴人手法怪异，结果，男的变成了哑叭，女子变成了瘫子。

海大人前来认人，脸色陡变，只是说家中的一个丫头，把人带了回去，没有追究，可是贺文却认得是海家的五千金。

一连串的事故都出在官府的千金身上，万一有人不怕丢脸闹出来，巡抚担子就不轻。

易绍根也知道情形越来越严重，更因为海大人千金是点穴手法所制，绝非寻常江湖人所为，可是又摸不出一点头绪，只有回家请方师叔出头探访，因为方恒是个老江湖，或许能摸出一点门径。

没想到方恒一口拒绝了，而且还说这是他得罪江湖朋友太多，人家是故意前来找麻烦的。

他急忙骑上马匹，奔往西城。

洛捕头正在焦急地伫候在他的平房门口，见到易绍根，立刻赶上来，接住他的缰绳道：“头儿！您可来了！”

易绍根急忙推开门进屋问道：“人怎么样？”

洛英子压低声音道：

“绳子解开了，人还在一起，兄弟不敢轻动，不过看情形不太对，好像有血……”

易绍根不禁一怔，洛英子用更低的声音道：

“血是在他们下体流出来的，多半是那个男的，看来好像是断了气，以前还没出过人命，这次……”

易绍根挥手道：“在外面守着！”

洛英子哈腰答应。他掀开门帘进了屋。这是洛英子夫妇的卧室，收拾得挺整齐，炕上用棉被盖着两个拥成一堆的人，露出了一绺乌黑的长发！

易绍根将被子揭开，眉头又是一皱，他今年三十一了，因为习武的关系，还守着童身，从没有见过这种猥亵的情状，两个人光溜溜地拥在一起，四腿交缠，那样子让人看了就会心头乱跳。

由于上一次的教训，他也不敢轻易动手，首先按了一下两个人的脉息，女的倒还正常，男的却已奄奄垂毙！

于是他迅速作出决定，反正这男的已经没有救了，不妨先在他身上作个探测。用手扳开了男子手臂，把纠缠的两个人分开了，眉头皱得更紧了。

因为他发现这男子身体相当结实，手脚处青筋凸起，不但练过武功，而且内功还有相当基础。

小腹上有一处伤口，似为利器所伤，入肉很深，将肾下精道割断了，而且是刺伤后再与女子捆捆在一起的。

易绍根总算放了一点心，虽然不知这两人究竟是谁，但那女的无疑又是官家的大小姐，照情形判断尚不致受辱，否则，就难交代了。

男子未经几下折腾，伤处血如泉涌，渐渐地没气了。易绍根心中却暗自震惊，由这垂死的男子看来，那杀手不但是武林高手，手法更是相当出奇！

他一定是先点了男子穴道，然后再割断精管，而且点穴的手法极似太极门派路数，所以才能抵住血脉，使血液不外流，直至被人移动后，冲撞血脉，解开了制穴之处，血水方喷射而出。

他又去查看那女子，年约在二十出头，姿容秀丽，平时定然养尊处优，所以肤色那么细嫩红润，身材丰满，怀中的人被移开后，却仍维持着原先相拥的姿态。

小腹上一滩红血，是从男子伤口处沾染的。易绍根这时也顾不得什么嫌疑，抓起被单先将血液擦拭干净，然后伸手在她身上每处穴道上按摩着。

良久，易绍根困惑地吐了口气，几乎有点不信，他幼稟家学，更得到师叔的精心指导，对于天下各家点穴手法都颇有深知，因此一眼就可断定这女子是被人点了穴道。

可是他检视的结果却没有一丝反应，难道那下手点穴的人竟用的是超出他所知的手法吗？

这是最后的一个可能，还有左右将台穴未经试探，可是她这两处穴道逼近乳根，在武林的习惯上，即便是黑道中人不致于对女子的这个部位出手。

手指碰在柔润的乳球上，使得这个不解风情的男子心头也有种异样的感觉，然而他的眉头却为之一展，他毕竟找到了制穴所在。

可是他舒展的眉头很快又聚拢了，他感觉到这制穴的手法确实不可思议，寻常点穴的部位应该是凸起的，现在他却摸到了两个凹。

普天之下，只有一种手法类此，那叫三六指点穴法，与一般的点穴法背道而行，可是这种手法已经绝传多年了。

仅凭听来的知识，他还不肯过分确定，只好再进一步试验，俯下身子，用嘴唇对准那个小凹，然后运真气，缓缓外吸。

慢慢地，凹下的小潭平复了，那女子的半边身体也起了

轻微的动作，易绍根心中一喜，连忙在另一边用同样的动作，等他抬起头，那女子的眼睛正疑惑地对他望着。

易绍根有点手足无措，那女子倏地坐起身，发现自己没穿衣物，再看身边有个血淋淋全裸的男人，不禁脸色苍白，大声叫道：“强盗！杀人了……”

喊完之后又昏迷过去，外面的洛捕快连忙挺单刀进来慌声问道：

“强盗？在哪里？”

易绍根怒声骂道：“混帐！有我在，还用你来捉强盗！”

洛英子看到屋里的情形，才知道自己太莽撞，红着脸讪然陪笑道：

“对不起，头儿！公事饭吃久了，就是这个臭德性，听见有人喊强盗……”

易绍根忙挥手道：“去看车来了没有？”

洛英子缩头退了出去。易绍根找了一床干净的被单，将那女子全身裹好，刚忙完这些事，洛英子又探头道：“头儿，车子来了！桂林也来了！”

易绍根点头道：“马上回衙门！”

洛英子答应了，看着床上的死尸皱眉问道：“这个死的呢？”

易绍根想了想道：

“这人也是个武把子，不过京师护院教师中可没有这个家伙，多半是镖行的外来镖师，回头你找个车拉着去各镖局问一问，找到了主儿，带着头儿来见我，要谨慎点，不许声张！”

洛英子点点头走出门。易绍根抱着那个女子出门时，只

见桂林坐在车辘上跟洛捕快在咬耳朵说悄悄话。

谢天谢地，总算进入了贺府的后宅门。桂林停下车子，赶着去禀告。

不一会儿，一个俏女子带着满脸忧色朝易绍根打了个招呼，道：

“易头儿！您早！大人在前厅会客！”

易绍根愕然道：“一大早就有客人来访！别是……”

女子叹了一口气道：

“正是为了这件事，恭亲王府里的格格昨夜丢了，恭亲王正在跟父亲发脾气！”

易绍根大惊失色道：“恭亲王的格格，是她吗？”

说时用手一指包中的女子，女子轻瞟了一眼道：“不错！前天她过生日，还请我去听戏呢！”

易绍根呆了半晌才道：

“这可糟了，朝中就是恭亲王跟大人过不去！大人该怎么交代呢？”

女子的眼中闪着泪珠，低声道：

“谁知道呢！爸爸也是的，征西归来，放着清福不享，偏要干这份劳神的巡抚。您把人交给我吧！”

易绍根默然无言地把格格交给她。

女子问道：“她没有别的什么吧？”

易绍根怔住了，不明白她问的意思。女子的脸红得象山茶花。低声道：

“我是问她的身体……”

易绍根这才明白，连忙道：“大概是没有，不过我也不敢详细检查！”

女子怔了一怔，才道：

“我想也不应该的！否则就是太……太胡闹了！易头儿！你快去见父亲吧！”说完抱着格格急急走了。

易绍根朝她的背影发了一会儿呆，才向前厅走去。贺大人家里人口简单，只有一妻一女，两个儿子均在外为官，两个大女儿也出阁了，小女儿贺贞兰——就是刚才的女子，也到了嫁人的年龄，却因怕双老寂寞，才承欢膝下，所以偌大的府第，就是他们父女三人和仆妇居住，里外显得有点空旷。易绍根在此处也不算外人，内外出入无忌，这也跟他的职务有关，有许多事他必须与贺大人随时联络，所以也不按官场规矩行事。

此刻，他直向前厅走去，还没有进入厅门，桂林已经把他拦住了，道：

“大哥，你别进去，兄弟已经见过大人了，大人正在敷衍那个瘟老头子，你一进去，若是言语跟大人前后不对碴，岂不是反而增加麻烦！”

易绍根只好站住脚，只听得厅中传来恭亲王粗大的嗓门道：

“贺文！不管你掩饰得多好，老夫都知道这是第六次了，京师上下，一连六次发生闺阁女子被劫受辱之事，你这个巡抚竟然拿不出一办法……”

贺大人只有低声下气地道：

“下官早已着人细心查访，怎奈这个恶徒十分狡猾，居然无迹可循！”

恭亲王冷笑道：

“你当年带兵征西，千军万马都能应付过来，而今却无

法奈何一个江湖恶徒？”

贺文赔笑道：“行军打仗与治匪是两回事！”

恭亲王怒声道：

“既然你没这本事，就不要在皇上面前夸口，担任巡抚！”

贺大人也有点怒意道：

“下官请任此职非名非利，只为愧领帝恩，无以为报，才担任这个人所不取的差事。王爷如若以为下官不堪此任，可奏明皇上，另外选人！”

恭亲王拍案立起道：“你不怕丢官，老夫不怕丢人，走着瞧好！”

然后怒冲冲地走了。

易绍根听见贺大人送客回来，才轻轻地掩进厅中，躬身道：“大人，我都听见了，卑职自惭能力不足……”

贺文长叹道：

“绍根！别这么说，若是你办不了，恐怕再也没有人能办得了！怎么样？今天你勘察的结果可找出一点眉目了吧？”

易绍根想了一下道：

“卑职已经确定这是一个武林人所为，而且此人的武功很高，使用的是一种绝传的三六指点穴法。目前连一点线索都没有，并且……”

贺文道：

“绝传手法应该更好找，你查查这种手法在谁手上绝传的，那人哪儿去了？”

易绍根叹道：

“三六指点穴只有一个人会，那是绿林巨盗，名叫石恨天，可是此人三十年前已客死西域！”

贺文道：“他没有后人？”

“没有！他是个独行侠义盗，劫富济贫，行为正直，可是此人平生不近女色，所以没有后人，而且连徒弟也没收过！”

贺文道：

“假如这种手法只此一家，那恶徒绝对与他有关，你不妨找点线索追查！”

易绍根点头道：

“卑职也打算如此，只是石恨天远游西域后，与中原武林失去联络，没一人知道他的情形，师叔三十年前在一个小客栈中见到他，那时他正身染重疾，潦倒不堪，方师叔亲自送了他的终，并将他埋葬，也没有听说他有个什么传人。回头我找师叔详细问问，他是否能提出一点线索！”

贺文叹道：

“你多用点心。京师官宦近百家，几乎家家有年轻女子，要是他一一光顾，我这个京师的巡抚只好自缢而死了！”

绍根跪下一条腿，激动地道：

“卑职不敢负大人厚望，可是卑职深觉大人刚才对恭亲王态度强硬了点，假如这老头儿真闹起来，大人只怕也不大方便！”

贺文一笑道：

“他不敢闹，否则我也不会跟他顶撞，我帝眷虽隆，到底还是斗不过一个王爷。可是这事他不但敢闹开来，反过头

来还会帮我掩饰！”

易绍根不禁一怔，贺文又笑笑道：

“格格在皇后前面很得宠，有被册选为太子妃的希望，若是闹起来，老家伙的损失比我更大，只要人安然无恙送回给他就没事了。你别看他跟我吵得凶，回头我送人过去，他还会给我赔罪说好话呢！”

说完又拍拍他的肩膀，易绍根会心地告辞出门，到他平时处理公务的班房里等候着洛英子的消息。

因为昨夜被杀的那个男子武功不弱，要想摆平那样一个人并非易事！也许从这方面可以找到一点线索。等了将近有一个时辰，洛英子还是没回来。

正在这时，忽然桂林进来禀告说：

“大哥，方老爷子跟北部镖局的总镖把子马文才来了！”

易绍根神情一振，方师叔一向反对他在公事房里混，突然会到此来找他，定然有着非比寻常的事故，而且同马文才一块来，那多半与他眼下的案件有关！

金刀马文才在江湖上的声望不下于他故世的父亲与方恒，在京都开着北部镖行，被誉为“君子镖”，这是说他的信用好，不管多贵重的镖，他都敢保，而且从来没出过差错。

易绍根连忙将他们请进议事的小花厅，这是贺大人的私人签押房，只有他与贺大人才可以进去，也是巡抚衙中最机密的地方。

两人坐定后，马文才首先开口，道：

“兄弟是为了一件事前来拜访世兄的，不过兄弟为了江

湖上的道义，先向方恒兄打个招呼，以免引起误会……”

方恒也道：

“绍根！我想这件事一定是误会，否则你绝不至于如此开罪江湖朋友，事先也不跟我商量一下！”

易绍根不禁一怔道：“师叔，你说是哪回事？”

马文才抢着道：“昨夜敝镖行新到的一位镖师被巡抚衙门派人逮走了！”

易绍根忙道：“没这回事！”

马文才道：

“昨夜来人只是说为了京师飞贼的案子请陈镖头前去问话，当时兄弟以为是一场误会，然而事关重大，所以叫陈镖头前来解释一下。陈镖头虽是初到京师，可他出身名家，人品心性，兄弟都信得过，而且可以用身家作保，可是陈镖头到今天还没有回到镖局……”

方恒这才插口道：

“陈正我不认识，他的师父太极掌门与我是多年知交，此老管束门人最严，他的门人绝不会是作奸犯科之徒，所以我向马总镖头保证这是一次误会，你到底……”

易绍根向马文才道：

“贵局的陈镖头是不是二十五六岁，四方脸，胸前有一道刀痕，眉心有颗痣？”

马文才双眉一挑道：

“易捕快连胸前的刀痕都看见了，想必在陈正身上用了不少工夫，本来飞贼在京师闹得也太不成话，易头儿抓个外来的江湖人顶顶罪名也没有什么关系。兄弟身在江湖，又吃了生意饭，惹不起官府，太极门丁掌门可不愿听说门下有不